



联合国  
安全理事会



PROVISIONAL

S/PV.2591  
14 June 1985  
CHINESE

第二五九一次会议临时逐字记录

1985年6月14日星期五，下午3时30分在纽约总部举行

主席：马哈巴先生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u>成员国</u> ：澳大利亚	霍格先生
布尔基纳法索	齐杜埃姆巴先生
中国	范国祥先生
丹麦	格林尼特先生
埃及	哈利勒先生
法国	德克默拉里先生
印度	维尔马先生
马达加斯加	拉科汤德兰博阿先生
秘鲁	卢纳先生
泰国	甲盛实先生
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奥乌多文科先生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萨夫伦丘克先生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马克西先生
美利坚合众国	克拉克先生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原文和其他语文发言的译文。 定本将刊印在安理会正式记录

更正应只对发言的原文提出。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由有关的代表团成员一人署名，于一个星期内送交会议事务部正式记录编辑科科长（联合国广场2号，DC2-750室）

下午4时40分会议开始。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塞浦路斯局势

秘书长关于联合国在塞浦路斯行动的报告(S/17227及Add. 1和2)

主席：我要告知安理会，我收到塞浦路斯、希腊和土耳其代表的信，他们要求被邀请参加安理会议程项目的讨论。根据惯例，我提议，在安理会同意下，按照《宪章》有关条款和安理会临时议事规则第37条邀请那些代表参加讨论，但没有表决权。

没人反对，就这样决定。

应主席邀请，穆舒塔斯先生(塞浦路斯)、登塔斯先生(希腊)和图克曼先生(土耳其)在安理会议席就坐。

主席：我要提醒各位，在磋商过程中，安理会成员同意根据安理会临时议事规则第39条向科雷先生发出邀请。如果没人反对，我就决定按照理事会临时议事规则第39条邀请科雷先生。

没人反对，就这样决定。

我将在适当时候请科雷先生在安理会议席就坐发言。

安理会下面开始审议其议程项目。安理会成员收到秘书长关于联合国1984年12月1日至1985年5月31日在塞浦路斯行动的报告(S/17227及Add. 2)和1985年6月12日的文件(S/17227/Add. 1)。安理会成员还收到了载于S/17266号文件中的决议草案，该草案是在安理会磋商过程中草拟的。

据我所知，安理会愿意就该决议草案进行表决。如果没人反对，我就将决议草案付诸表决。

没人反对，就这样决定。

会议以举手方式进行了表决。

赞成：澳大利亚、布尔基纳法索、中国、丹麦、埃及、法国、印度、马达加斯加、秘鲁、泰国、特立尼达和多巴哥、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美利坚合众国。

主席：有15票赞成。因此，该决议草案作为第565(1985)号决议一致通过。

第一位发言的是塞浦路斯代表。我请他发言。

穆舒塔斯先生（塞浦路斯）：允许我热烈祝贺你担任6月份安全理事会主席这一崇高职位。同时，我要赞赏你非常干练地主持了有关刚刚通过决议草案的磋商，该决议使联合国驻塞浦路斯维持和平部队的任期再延长6个月。我国政府和人民很高兴，这个非常重要的联合国机构主席由一个非常友好国家有才能的尊敬代表担任。我们与贵国有着密切双边关系，并在不结盟国家运动和英联邦内有着密切关系。

我们还要祝贺安理会5月份的主席泰国甲盛实大使，他以无与伦比的方式主持了安理会对一些重要问题的审议。

我要感谢安理会成员给我机会发言和决定延长联合国驻塞部队的任期；我国政府事先同意这样做的。联合国驻塞部队维持和平的职能由于塞浦路斯的局势和秘书长目前在塞浦路斯问题作出的主动行动而更加具有必要性。

在此方面，我要深深赞赏秘书长为寻求和平与公正解决塞浦路斯问题而作出的不懈努力。我代表我国政府和人民向他保证与他合作，继续支持其正在进行努力取得成功，并在此重申，我们申明正义的希望寄托在联合国身上；这是我们外交政策奠基石。

还应当特别向秘书长在塞浦路斯的代理特别代表赫尔格先生表示敬意，他正出色地进行自己艰巨的工作。我们热烈地赞扬副秘书长厄克特先生和他在秘书处的两位能干的同事费西尔先生和庇科先生所做出的宝贵和重要的贡献，他们正为推动我国的和平事业继续努力。

我国政府也深深感谢联塞部队司令格雷德尔少将和他的部下，他们继续以献身精神有效地履行安理会委任给他们的任务。谈到联塞部队，我必须表示感谢所有有关国家的友好政府，他们自愿提供人员和资金，使得联塞部队得以继续在塞浦路斯提供不可缺少的维持和平的服务。

塞浦路斯共和国政府响应秘书长的呼吁，已决定将提供给联塞部队的自愿捐款增加到500,000美元；除此之外，我国根据《部队协议》的法令的第十九款向联塞部队提供给养今年达540,600美元。换言之，塞浦路斯共和国向联塞部队提供的自愿捐款和给养1985年度超过了1,000,000美元。

安理会今天开会审议联合国驻塞浦路斯维持和平部队的活动情况并随后审议自1984年12月举行会议以来的事态发展。我相信，安理会的成员很自然地期望根据秘书长的报告（S/17227及附件一和二），对自那次以来的事态发展进行估计。

我相信，我们大家都还记得在安理会上次会议上普遍存在的谨慎的乐观态度。在那次会议之前，在联合国秘书长佩雷斯·德奎利亚尔先生的支持下，塞浦路斯共和国总统基普里亚努先生与土族塞人的领导人登克塔什先生曾在纽约举行了三轮亲善会谈。

关于秘书长的建议已经出现了重要的事态发展，这些发展导致1985年1月17日到20日举行了高级会议。不幸的是，由于登克塔什先生在高级会议期间自始至终表现出完全消极的态度，并事先计划使那次会议失败，以便能进一步进行非法和分裂主义的活动，这些事态发展未能取得广泛期待的进展。秘书长做出了许多努力，我国总统基普里亚努先生也提出了具体的妥协建议，作为打破登克塔什先生在那次会议上有意制造的僵局。但尽管如此，事态仍在出现令人遗憾的发展。

安理会成员还记得，在1984年12月12日亲善会谈结束时，联合国秘书长做了如下评价：已取得进展，足以有理由召开一次高级会议，并提议会议于1985年1月17日召开。双方都同意了他的提议。

塞浦路斯共和国总统当时对高级会议的结果表现了谨慎的乐观态度，同时也重申他将继续致力于以公正和可行的方式解决这一问题，并将同联合国秘书长进行充分的合作，以使秘书长的努力取得成功。

秘书长在1984年12月19日第三十九届联大结束时举行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谈到了这一高级会谈，他说：

“正如诸位所想的，我并不认为这次会议仅是礼仪性的会议。我期望会议能进行建设性的讨论，使双方能表明各自对我的提议的看法。这就是我的看法。”

秘书长对高级会议的性质和宗旨的这番十分明确的解释性发言也曾在其他公开和私下的场合得到重申，在登克塔什先生于第三轮亲善会谈和结束，和高级会谈开始之前发表了某些讲话之后，秘书长的上述话就显得十分必要了。根据登克塔什先生的说法，这次高级会议只是一项协议草案的签定仪式而已，该决议草案将以“或者接受、或者拒绝”的态度提出供谈判而没有丝毫对话的可能。

秘书长和他的发言人以及得以了解情况的国家曾对高级会议的宗旨多次做出保证——这一保证同希族塞人的解释是一致的——即高级会议将根据秘书长提出的文件进行建设性的讨论和对话。尽管如此，登克塔什先生在会上整整四天都坚持不应讨论任何问题，坚持应不加修改地签定协议文本，坚持将尚未解决的问题，如非塞浦路斯部队的撤出、保障的问题、自由迁移和定居的问题及领土方面的问题统统交给工作小组处理。

在那四天中做了大量努力，以便高级会议免遭失败，但这些努力都失败了。登克塔什先生不同意讨论任何问题。在离开纽约之前，他拒绝了联合国秘书长关于为新的高级会议定下日期的建议，并匆匆表示，在三轮会谈中准备的所有文件，甚至未经成文的东西，包括土耳其立场的转变通通无效。

自以上的话中可明显看出，前景不仅预示了举行讨论的可能性，我们也不仅有秘书长多次的保证，同时还有题为《高级联席会议协议初稿》的有关文件，该文件在关于领土的第6段中明确地预示了在高级会议上要举行谈判。

更进一步说，《高级联席会议协议初稿》强调：“高级会议将就包括土耳其1985年8月5日建议反映的地区在内的其他领土调整达成协议”，这些调整的程度和将返回自己家园的难民的数量将在高级会议产生的协议中加以确定。

即使是在工作小组的问题上，协议文本的第13段规定，为了“详细制定有关协议的细节”，有可能根据高级会议同意的政治决定建立一个或几个工作小组。

由于土耳其方面拒绝进行任何对话和讨论，当时正在形成僵局。为了避免这一僵局，塞浦路斯共和国总统和秘书长本人都曾提出许多想法和方法，以打破僵局。

塞浦路斯共和国总统的最后提议再次包括了调和不同观点的内容。这一提议遭到拒绝只是证实了登克塔什先生的恶意和用心不良的阴谋。该建议提出定出日期，召开一次新的高级会议，以解决四个基本问题，即非塞浦路斯部队的撤出，领土问题、基本自由和保障，同时还提议立即建立一个关于宪法的工作小组，将其结果报告高级会议。这一提议的公正也表现在下列事实中：秘书长在对该提议做了轻微的修改后——我们同意进行这些修改——向双方提出了一项提议。

如果安卡拉和登克塔什先生多少表示出一点善意，那就肯定不会出现僵局。不仅如此，他们也会同意召开秘书长提出的第二次高级会议。

但是，土族一方出于险恶用心，蓄意破坏会议，这解释了为什么他们甚至不提任何反建议或提出意见就一口拒绝。安卡拉和登克塔什先生还有更决定性的事和阴谋要操心。

我们可以找到这方面的证据，土族一方在拒绝秘书长要求在2月底以前举行新的高级会议的邀请后，不久宣布了占领区进行所谓的议会和总统选举以及有关分裂主义非法实体的所谓宪法的“备忘录”的非法决定。因此，世界可以看清并欣赏安卡拉的狂妄和两面三刀达到了何种程度。

在这方面应当强调，在塞浦路斯问题处于微妙阶段的土方新的违法行为表明他们完全无视秘书长的倡议和呼吁，秘书长呼吁有关各方不要在塞岛或别的地方做任何可能使寻求解决方法的努力更困难的事。

所谓的备忘录和选举猖狂违反了联合国有关塞浦路斯的决议的文字和精神，特别是安全理事会第541(1983)和第550(1984)号决议，我引述后一文件的部分内容：

“严重关切共和国被占领部分进一步的分裂活动……和蓄意举行“选举”和“立宪公民投票”，以及采取或威胁采取旨在进一步巩固策划中的独立国家和分裂塞浦路斯的行动……

谴责所有分裂主义行径……宣布它们为非法和无效，并呼吁立即撤回这类行动；

联合国秘书长在举行了所谓的普选之后——1985年5月6日——发表了下列声明：

“联合国的立场已由安理会重申，这个立场就是：除了塞浦路斯共和国之外不承认任何塞浦路斯国家。秘书长不能容忍偏离这个立场的发展或行动。”

所谓的北塞浦路斯土族共和国是一个傀儡，是土耳其在占领区设置的。法律上，除了土耳其占领军之外，把当地的希族人赶走。那里有82%是希族人，把土耳其移民运来。他们掠夺希族人的家园。他们可恶的罪行使我们想到人类最黑暗的时代，这是联合国与文明社区不能容忍的。

土耳其认为，这些分裂主义的行径是居住在塞浦路斯占领区的土族塞人自己“内部的民主过程”；这些论调得到了国际社会应当给予的嘲笑。土族人自己处于占领统治之下，不可能实行民主进程，只有土耳其根据自己的政策能够进行这种分裂行动，违反了塞浦路斯共和国的领土完整和团结。土耳其的另一个理由是它认为这个地区的土族塞人可以分别行使自决权，这是站不住脚的。

根据大会第1514号决议，所有人民要一道行使权利，而不是根据一些党派种族或者是在民族分割的情况下行使。土族塞人不能在占领区行使这种权利，在这个地方他们一向只是一个占18%的少数，而绝大多数的人民（有82%只是最近才被赶走），而由从安纳托利亚运来土耳其平民和军人替补。

他们所谓北塞土族共和国的“立宪”普选是在1985年5月5日进行的。1985年6月9日要进行总统选举。很明显，这些新的非法行动是所谓的土族塞人进行的，构成一个嘲笑所有民主原则，蔑视所有国际承认的人权概念。自决原则不能这样解释，来妨碍人民的团结，以及任何国家的领土完整。

除了这许多原则上的破坏之外，所谓民选的结果是无疑的，并不是居民，从土耳其运来的居民的投票。他们想更改整个国家的民族组成。

这个文件的评价，新闻界的报道都有说明。1985年5月7日的Ortam报说，如果没有这些居民，这个宪法早就被拒绝了。1985年5月6日的“Yeniduzen”报说，而在许多村庄里有土族塞人住，多数人都没有投票权。

奥兹加尔先生是土耳其共和党的领袖，他说这在占领区对民主的虚伪。他们当地的公民受到各种酷刑。他对来访的外国人说：

“据说那里没有政治犯，但是，虽然这种人为的假印象还留存着，然而公民却在监狱受折磨，罢工者遭取缔，党派活动遗害无穷。”

他还说，这些人民根本没有表示接受宪法。它是用武力的。他说我们不能作为我们自己家园的主人。

除了以上的既成事实以外，土耳其进行了一些挑战性的说明。它认为土耳其立场有很大的退步。因为现在的形势强制要我们对话和解决。



近十一年来，塞浦路斯人民成为土耳其野蛮的侵略、军事占领、驱赶、干涉、分裂和大规模侵犯人权政策的受害者。近十一年来，我们在安理会和其他国际机构要求正义，谴责我国人民所遭受的这些无法接受的不正义的罪行。

另一方面，十一年来，希族塞人的问题继续存在，人口越来越少，责任当然在于土耳其履行改善他们生活的诺言。

国际社会通过了一系列安理会和大会决议谴责土耳其及其非法行为，证明我们是有理的。这些决议要求所有占领军撤出塞浦路斯，让难民安全返回家园。决议对用引进来自安纳托利亚的人到被占领区定居的单方行动改变整个国家的人口结构，来促进即成事实的做法表示遗憾。决议表示支持塞浦路斯的主权、独立、领土完整和不结盟的政策。第541(1983)号决议对分裂塞浦路斯的决定宣言表示遗憾，认为这一宣言无法律效力，要求撤销。1984年5月11日的第550(1984)号安理会决议谴责所有的分裂的行动，宣布它们无效，要求立即撤销。

大会、安理会的无数决议要求希族和土族塞人谈判解决他们之间的问题。土耳其政府不仅不执行这些决议，反而完全违反决议。

对于谈判，土耳其只作口头敷衍，欺骗国际社会。国际社会焦虑地等待着塞浦路斯问题的进展，而且认为这是一个主要的国际问题，土耳其的言行和政策企图破坏各种决议，破坏1977年和1979年的高级协定，实际上没有谈判内容，只是要塞浦路斯政府接受肢解。这就是塞浦路斯的悲剧：(一) 土耳其不断的侵略和占领，(二) 土耳其拒不执行安理会的强制性决议，有步骤地用即成事实来破坏谈判，企图巩固对塞浦路斯及其人民的占领。

土耳其完全执行一切联合国关于塞浦路斯的决议，蔑视国际社会的意愿。这是安理会应首先严重关切的问题。安理会根据《宪章》采取坚决一致行动是非常必要的，而且这是安理会的历史责任，如果我们要获得正义的话。我国政府保留

再次来安理会的权力，要求采取有效措施执行这些决议。

塞浦路斯总统基普里亚努先生曾多次表示，塞浦路斯政府比任何人都更关切地希望谈判解决塞浦路斯问题。但他还说，还要强调，解决必须是公平的，行得通的。如果有人说我们不想迅速解决问题，那是荒谬的。因为这对我们没有好处。对我们领土11年的军事占领对我国人民毫无益处。结束我国同胞沦为难民的问题对我们有利。公正的解决能使塞浦路斯人民重新进行合作，自由地行动，居住在自己小国家的任何地方，找到失散的家人。

因此，外国占领军全部撤出是联合国决议的基础，是公正解决的必要先决条件。1985年5月25日，共和国总统基普里亚努说过：

“国际社会已承诺和支持的第一个要求，就是撤走全部占领军。我们一再宣布，如果所有的占领军和移民不从塞浦路斯撤走，塞浦路斯问题就无法解决，我们也不会同意。我们不是沙文主义者或极端分子；这些是保证全体公民和平、安宁、安全、自由和人权的基本条件。”

我国总统提议塞浦路斯非军事化，消除占领军和铁丝网，让人为分裂的塞浦路斯人民再次和睦亲切地和平共处。塞浦路斯是否能再次成为一个和平、和睦的岛国？全体塞浦路斯人民——希腊人、土耳其人、亚美尼亚人、马龙派人、拉丁人是否能一起和平生活，享受同一国家和命运的果实？这是他们诚切的希望。答复完全在安理会各成员的肩上。

我希望安卡拉过去的行为能使我相信，我国根据高级协议以及联合国的决议，人民能有和平和宁静。

塞浦路斯政府曾坚定地宣布：我们现在再重申，我们毫无保留地支持秘书长在他个人倡议之内，根据有关联合国的决议所作的值得赞扬的努力。我们一贯与秘书长充分合作，以促进塞浦路斯问题公正、有效地解决。为了谈判解决，在入侵后我们作了一系列的让步。现在，我们再次与秘书长充分合作，以使他的倡议得

以成功。 秘书长报告补充1第五段表明，我们的答复是肯定的。

我们继续准备和支持根据联合国决议以及1977年和1979年高级协议达成一致解决。 我们完全相信，秘书长相信的政治家才干、远见、忠诚精神以及对塞浦路斯的关系使他成为一个实现塞浦路斯问题公正持久的解决独一无二的人士。

我们愿意，土耳其方面是否也愿意？ 这是问题的症结。 让我们共同搭起合作的桥梁，让塞浦路斯成为一个小小的天堂。

让我们现在庄严地承诺，言行一致地执行决议的规定和高级协定。 尽管时间晚了，我们还要听一听痛苦人民的呼声。 他们要求和平、正义与自由。 让我们正视整个历史，不辜负我们要做的事。 只有这样，塞浦路斯才能成为一个和平、和谐的岛屿，用我们的合作对环绕我们的三个大陆做出贡献。 谢谢你，主席。

主席：谢谢塞浦路斯代表的发言和对我本人和本国说的友好客气的话。

下一位发言人是希腊代表。

登塔斯先生（希腊）：谢谢。 主席和安理会成员同意我参加这次辩论的要求，即辩论延长联合国驻塞浦路斯部队的问题。

主席，我借此机会祝贺你担任安理会六月份主席。 我特别高兴地看到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的外长担任主席。 我还要感谢贵国常驻代表主持了磋商，导致了这次会议的召开。 我相信，你的能力和经验能帮助你成功地完成任务。

我还要向安理会五月份主席、泰国外长和常驻代表致敬，因为他们出色地主持了安理会上月份繁重的工作。

主席，希腊政府充分支持安理会刚才通过的决议，即把联合国驻塞浦路斯部队的任期再延长六个月。同时，我们注意到，塞浦路斯共和国政府——塞浦路斯主权唯一合法的发言人也已表示了同意。我们觉得，不幸的是，现在仍然必须让这支部队驻在塞浦路斯。联塞部队现在已是一个微妙平衡的重要因素。没有这支部队，平衡就会被破坏，这是不利于该地区和平的。联塞部队坚决执行任务，工作卓有成效。我愿在这个时候感谢格雷恩德兰将军和他部队的成员，以及秘书长代理特别代表霍尔格先生。我还要感谢所有友好的国家因为他们多年来提供了许多部队和经费，使联塞部队能继续活动。

主席，现在，我不想在此谈塞浦路斯问题的实质。事实是大家都很清楚，安理会成员十分了解那儿的情况和问题的背景。此外，塞浦路斯常驻代表刚才也清楚地说明了情况。

但是，我不能不在此强调，塞浦路斯政府对秘书长的倡议持积极态度。确实，为了帮助建立一个有利于秘书长努力获得成功的气氛，塞浦路斯政府表现了极大的政治上的克制和政治家风度。它不仅做出牺牲，同意了秘书长的整套建议，而且并没有到安理会来指控土耳其最近破坏塞浦路斯主权的行动，比如说搞什么全民选举、投票等等违反有关联合国决议和本组织一再重申的立场的行动。除了土耳其外，本组织从一开始就支持秘书长的倡议和措施。其他国家口头上支持，实际上破坏秘书长的努力。

主席，我们政府诚恳地希望，秘书长的不懈努力最终能取得成功，产生成果。我借此机会再次向秘书长致敬，因为他表现了献身精神和政治上的耐心，来执行他微妙和困难的斡旋任务。

我国政府诚恳地希望，塞浦路斯能早日得到真正解决，确保其领土统一和完整，并符合正义的原则，国际上公认的民主原则和尊重人权的原則。这样的解决方案必须是各方同意的，必须使外国占领军撤出。我国政府认为，只要外国军队仍然占领该岛，就不可能找到真正的解决。

我诚恳地希望，土耳其能响应秘书长的倡议，使我们在今后的几个月中能看到塞浦路斯问题取得进展，这对所有的塞浦路斯人民以及该地区和平都是有利的。

主席：谢谢希腊代表对我个人表达的友谊。下一位发言者是科雷先生。安理会根据暂行议事规则第三十九条向他发出了邀请。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坐并发言。

科雷先生：主席，我感谢你，并通过你感谢安理会成员给我机会在此发言，说明土塞人在这个问题以及塞浦路斯问题其他方面的立场。

目前，有人一再搪塞和歪曲塞浦路斯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正如前面两位发言者再次表明的那样，土塞人发言的权利是越来越不可缺少了。

尽管我们看到许多相反的证据，塞希族仍然号称自己是受害者、厚颜无耻地试图将安理会的注意力从塞浦路斯问题的症结上移开。症结是6个月前已证明的事实、塞希族在基普里亚努先生领导下，不希望解决塞浦路斯问题，当然，解决办法是基于双族、双区域的塞浦路斯联邦共和国。这是秘书长在5个月的艰难谈判后经过辛勤努力达成的协议草案所设想的，并于1985年1月17日向双方提出来。

基普里亚努先生自己断然拒绝了该草案，他这是听了他的后台老板指使这么干的。他向我们发出了一个很清楚的信息，他一直想霸占政府席位。既然塞希族方面似乎忘掉了过去的历史，我想提醒他们。这样做的时候、我希望向目前的塞希族领导表明、不管进行怎样的诽谤和污蔑、都不可能用谎言代替事实。事实不久前在纽约展现在全世界面前。简单地看一看最近事态的发展就清楚了。

在进行斡旋时，秘书长于1984年8月6日和7日在维也纳向双方提出他所称作的工作重点，作为全面解决塞浦路斯问题的不可分割的一整套内容。双方都同意在这些工作重点的基础上进行谈判。双方被邀请到纽约来会谈，塞土族一开始就全力支持秘书长为在维也纳工作重点的范围内公平、持久地解决该问题所作的努力，工作重点保证两族享有平等的政治地位，这条原则是任何联邦政府的先决条件，秘书长先生也是这么认为的。

头第二轮的纽约间接会谈是在9月和10月举行的，这二轮会谈帮助将维也纳工作重点发展为协议草案。

应该指出，基普里亚努先生为首的塞希族代表团的态度和立场逐渐暴露了他的真正的会谈意图，他们的态度与塞土族代表团的態度形成鲜明的对照。

第一轮会谈结束时，秘书长形容会谈很彻底，很实事求是的。塞土族领导人登克塔什先生也表示乐观。但是只有基普里亚努先生根据他一贯的摇摆态度感到悲观，肆无忌惮地攻击塞土族。基普里亚努先生的前外长罗拉蒂斯先生9月25日在尼科西亚发表声明，指责基普里亚努先生拖后腿。

在第二轮会谈结束时，秘书长发表声明说，有关各方同意从1984年11月26日起举行最后一轮的“高级间接会谈”。秘书长强调，第三轮是最后一轮，因此要求双方都参加会议，不要讨价还价，而是带来最后立场，以便能作出重大的政治决定。

塞土族响应了秘书长的要求，作出了重大的政治决定，并决定了最终立场，并作了重大的让步。本着这种让步精神，塞土族领导人登克塔什先生全盘接受了秘书长提出的协议草案：这是在1984年11月27日第三轮会谈的第二天。的确，塞土族的积极态度被全世界新闻界视为是一个突破。

甚至连一贯反对和平谈判的希腊总理帕潘德里欧先生都不否认登克塔什先生的积极和建设性态度。根据雅典新闻社1985年1月2日的报道，帕潘德里欧先生说：

“塞土族方面无疑采取了重要的步骤，方向是朝着公正解决塞浦路斯问题”。

面对作出决定时刻，基普里亚努以一贯犹豫态度来对付了。他要求给十天时间在尼科西亚和雅典进行磋商，这次要求被满足。

秘书长在1984年12月12日给安理会的报告(S/16858)第50段中总结了最后一轮会谈的事态的重要发展，并声明：塞土族方面已经对他建议的各个内容都作出了有力和积极的反应。在以后的讨论中，他从塞土族那里得到了有助于进一步缩小双方差距的谅解。12月12日，秘书长的评价是，协议草案的文件制定可提交联合高级会议。他期望，会谈各方在高级会议中缔结一个协议，其中包括全面解决塞浦路斯问题的必要内容，希望能够最终建立塞浦路斯联邦共和国。

在6个月前，即1984年12月14日在安理会的发言中，登克塔什总统明确地宣布了对秘书长整套提议的立场，他当时说：

“我们抱着诚意参加了三轮会谈，并热忱地希望能够结束人为造成的塞浦路斯问题，这个问题威胁我们的人民已有20年了。并将继续威胁我们人民。我们在所有阶段协助秘书长，我们同意他的关于全面解决塞浦路斯的协议草案。

“……正如秘书长多次强调，以及文本本身明确规定的那样，协议草案的所有内容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根据其性质，该协议草案不允许任何保留和更改。我抱着诚意相信，协议草案是可以为大家所接受的，交给工作小组，并有助于实现塞浦路斯和平”。(S/PV. 2565. PP 29-31)

秘书长和登克塔什总统都强调，他们全力支持和同意这个协议草案的不可分割性。他们对高级会议必须完成的任务的立场十分明确，在联合高级会议上，剩下的工作是同意未定的三个日期，并决定建立一个或几个工作小组，以确定协议的细节，并作为一个整体赞同协议草案。换句话说，1985年1月17日首脑会议就是要缔结在花了5个月时间进行的间接会谈期间商定的协议。

但是，基普里阿努先生反对这种看法，我们都看到，由于他不同意，联合高级会议解体了。

1985年1月17日早上，在首脑会议的第一次会议上，秘书长向双方领导人重申，这次会议的目的是缔结一个协议，希望能建立一个塞浦路斯联邦共和国。登克塔什先生同意了，他说，通过一个协议

“将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到来，是我们希族人民关系新时代的开始，我全心全意地希望，这个协议能导致早日建立联邦共和国，这将是交给土、希族塞浦路斯人后代的遗产。”

然后，希普阿努先生在第一次会议上对协议草案的每一段都提出了根本性的反对。他甚至否认存在协议，他反对一些基本的概念，例如：两族平等的政治地位、两区性。这两个原则是已列入工作重点的，当时也同意的。他不愿决定日期，不同意建立工作小组。他拒绝了土耳其的保证，反对建立过渡期联邦政府。希普阿努先生在搞把戏时，他的发言人克里斯多弗德斯说，协议草案是一个出买的文件。

希族塞人的这种令人难以理解的行为，等于完全拒绝了协议草案，这是导致首脑会议失败的唯一原因，全世界的新闻界也都注意到了这个事实。

1985年1月21日合众社的报道说：

“德奎利亚尔的工作人员被描述为非常傲慢，因为他们看到了希普阿努自非正式会谈以来语调的改变。真正的故事是，到底是什么改变了塞希族的观点，答案也许在尼科西亚或雅典。”

《华盛顿邮报》于1985年1月21日写道：

“联合国和西方的官员后来说，希普阿努立场的一个动机，是雅典政府不希望有一个塞浦路斯的决定。”

关于基普里阿努以雅典的责任的这种有见解的看法可以无限地延伸，问题的要



害要，基普里阿努先生及他的顾问当时就不想解决塞浦路斯问题，以保证平等的政治地位，或体现两个部族的概念原则，或继续土耳其的保证，而这对于塞土族来说是不可少的。基普里阿努也是这样承认的，他曾向南斯拉夫新闻社说过，1985年2月11日的报纸登了出来。他说，他拒绝那一协议是有道理的，他的接受会削弱塞希族的宣传力。

他毫无道理地破坏了首脑会议，基普里阿努受到了国内外各方的谴责。塞希族新闻界和两个塞希族的主要政党领袖——占塞希族票权的67%，塞希族众议院中35席中的23席——公开谴责了基普里阿努先生破坏首脑会议。其他例子也证明了这个事实，大家都知道。二要讲，谴责基普里阿努先生的高潮是，1985年2月22日，他的压倒多数的人民在众议院通过了决议，谴责基普里阿努先生处理塞浦路斯问题的方式，要求他遵守大多数人的意见，不然就在塞希族地区提早宣布总统选举。

继续有很多人要求基普里阿努先生辞职，阿开尔的秘书长巴佩奥安努先生的结论清楚地表现在指责的辩论的发言中，也适用于大多数塞希族人。他的结论是：

“希普阿努从来就未采纳当初由马卡里奥斯和登克塔什共同达成协议的联邦基础，同时，希普阿努从未为解决塞浦路斯问题而根据联邦的概念作出任何努力，他从来不遵守首脑会议的协议。”

我用不着强调，我们对这个结论是完全没有意见的。

尽管如此，国际上承认的事实是，基普里阿努先生要对首脑会议的失败负主要责任，并失去了一次解决塞浦路斯问题的历史性机会。我们已经看到，塞希族仍想在国际上做欺骗性的宣传，或掩人耳目的手法，这种吸引力是他们很难抗拒的。

同时，在他们那一方的内部政治气氛，起码是混乱和不明确的，故很难理解塞希族为什么不整顿一下内部，而对内部的民主过程提出问题。这些纯粹是塞土族人民的内政，他们在选举自己的机构。同时，将来那些要授权代表人民的人，包括要进行谈判，找到塞浦路斯问题的公正持久解决方法。在塞浦路斯的选举，通

常都是两族分别举行的，从来就没有两族在一个选举投票的问题。这一向是塞浦路斯的情况。在塞希的行政当局，那是没有任何法律地位及合法性的，而塞土族人民对他们是没有孝忠的。他们在继续利用北方的塞浦路斯人民民主过程。北方塞浦路斯土族共和国政府完全有理由怀疑，是否塞希一方的任何人得到了人民的充分授权，来与塞土一方进行谈判。

不久前，这个政府根据它每年傲慢的和对塞土族人民麻木不仁的政策，想阻止国际媒介报道塞土方的总统选举。我们希望，这种破坏新闻自由的行为能受到世界舆论的认识，看到塞希方缺乏诚意。

塞希方指责说，塞土方正在从土耳其向北方塞浦路斯土族共和国移入定居者，我断然拒绝这一指责。

我请安理会注意我在1985年6月12日写给秘书长的信(S/17261)。

我们非常仔细地研究了秘书长报告中关于他斡旋和观察报告中增编的内容。第3段中提到了秘书长努力

“克服在1月份会议中出现的困难”。

就象事先说过的那样，大家都知道，这些困难是塞希方造成的，同一段落提到了“单一的综合草案”。我必须强调下面几点。

首先，提交纽约最高级会议的1984年11月27日协议草案是一份整体并为土塞方接受，它在没有得到土塞方面同意时是不能改动的。秘书长1984年12月12日和1985年2月2日的报告强调了秘书长办法和协议草案的中心主要部分。

但是，在塞土初步研究之后，新案方与原案文比较起来，里面有些实质上的差距，不论是在实质内容，还是程序上。这些差别违背了秘书长原来说作为“整体”的作法。塞土一方已经告诉秘书长，他将把对这一改变的看法在6月23日的选举后交给他。

此外，我们不能有所谓“单一综合案文”的提法，因为我们都了解，它并不包括原来文件里的所有实质内容，而那些才是个整体。

此外，一些新的因素的地位，来源和与新案文的关系在我们中还是看不清楚的。

第三段提到了与双方的接触，可能给人的印象是在一月份的首脑会议失败之后，这个案文的综合工作是由双方所展开并得到双方同意的，这是不正确的，因为塞土一方并没有同意这样做。而且，象在第4段里所说，这是在3月中和4月初只与塞希一方去进行接触和磋商的。塞土一方则是在4月中第一次被告之这些接触的结果。

关于第5段，我有下列的看法。

首先，这个问题不能简单当作一个现象，仿佛塞希领导人现在已接受1月份所拒绝的文件。基普里阿努先生1月份里作了一些解释，等于是说，将来任何正面答复都是无效的。此外，他正面答复之后的公开声明显然表明他继续拒绝在1985年11月27日文件里的基本原则和概念。很清楚，塞希领导人的任何话都不能当真，不管是塞土方式是塞西选出的多数，都不能相信。基普里阿努先生到底接受了什么，如何接受的，接受的程度如何，到目前为止都还是个大迷。

现在大家都知道，基普里阿努先生是坚决拒绝或想削弱、冲淡所有协议草案里的基本原则和概念。

现在据报导，“塞西方接受原来不能接收这个文件所遭遇的障碍现已消除，所以，现在塞土一方要得到通知，是否基普里阿努先生接收在原来文件里的基本概念、原则。比如说两方的平等政治地位和双区性国际保障安全，以及有关登克塔什—马卡里奥斯协议的文字和精神有关处理三个自由的问题，或他是否象在1月首脑会议上一样继续拒绝。塞土一方现在应知道是否基普里阿努先生接受1984年11月27日的文件。

基普里阿努先生从1月首脑会议以来说的话表明他没有改变他原来的立场；特别是自4月中以来，他就利用一切机会重申他并没有考虑到塞土一方的正当安全顾虑，他并没有接收双区安全概念，他唯一的关心是希腊主义在塞浦路斯的歧视性利益和单方利益。

我们希望，塞希领导人首先能向自己人解释，然后向塞土人解释他对这一问题的真正立场。

塞土一方在经历过一月份首脑会议的经验后，已不只一次地向秘书长说，他认为很需要延长任期，以便使他选出的机关能与秘书长讨论实质性问题，同时，塞土一方已经正式重申它对于双区联邦解决方案的建设性立场。

关于秘书长发言人就第6段的发言，我要指出，这些完全是不相干的，而且是对於斡旋的基础投上一层阴影。北塞浦路斯土族共和国是在1983年11月诞生的是反映了塞土人民的自决权，在任何情况下，大家都知道。它与南方的塞西行政当局是一样的合法实体。没人有权对北方塞浦路斯土族共和国的内部和平、民主、发展作任何仲裁。我们很遗憾听到秘书长的报告中有这样一段话。

至于增编第7段，我想要说，塞浦路斯人口失踪委员会第三个成员的任命受到不应该的拖延，这是由于塞希一方故意拖延，它想要在国际讲台上利用人道问题做文章。我们非常希望，塞希一方能够最后让该委员会执行原来它已明确规定的人道任务。

理事会所通过的决议里有一些内容不能接受的。决议提到塞浦路斯政府是非法实体，这是我们所无法忍受的。难道还需要我们说，这种提法是没有任何宪法、法律、道义基础的吗？双族合法塞浦路斯政府已经在1963年被塞西用武力摧毁了，从那时起就不再存在的。现在取代它的实体是一个篡权、伪装的实体，是塞土一方对它完全不效忠的。

在序言部分第四段提到其它的有关决议。由于塞土一方已经完全拒绝了，或是有保留的接收，所以这样的提法也是我们所不能接收的。

在执行部分第三段中，提到了现在任务的规定。我们必须强调，这一任务规定是不符合已经改变的情况的。

尽管不可避免地完全拒绝决议草案，土塞一方还是愿意接收联合国在我们北方塞浦路斯土族共和国的领土上。其基础也应该是1984年12月所说的。我们的立场仍是认为，土族共和国和联合国驻塞部队合作的方式、程序是要完全根据北方塞浦路斯土族共和国政府所做的决定为基础。

最后，我要重申我们支持秘书长根据安理会第376(1978)号决议进行的斡旋。我在前面已强调指出，土族塞人方面将在6月23日的选举后随时准备与秘书长在斡旋的范围内进行接触。

在此，我应当指出一个安理会成员都了解的事实。通过的决议与我们前几天作为有关的一方谈到的草案不同。我们只是在今天早上才得知这一变更。我相信，安理会的成员都清楚是哪一方唆使从最初的草案中删除了我谈到的那一部分，并将得出自己的结论。

最后，我也借此机会首先为秘书长的斡旋努力表示深切的谢意。我们感谢他。

我们就他履行自己职责的方式向秘书长驻塞代理特别代表霍尔格先生表示感谢。

我们也感谢驻塞部队司令格雷恩德尔少将和他们的部下，感谢他们履行了自己的职责。

我们也感谢联合国秘书处所有解决塞浦路斯问题的人员。

我们预祝塞浦路斯失踪人员委员会的第三个新成员乌尔思先生取得成功。

主席：下面我请土耳其代表发言。

土耳其曼先生（土耳其）：主席先生，我在安理会上次会议上曾向你表示了祝贺。我们也高兴地看到你主持安理会本次会议。我感谢你 and 安理会其他成员给我此机会发言。

自安理会上次开会延长驻塞部队的任期以来，半年过去了。在那次会议上，安理会收到了日期为1984年12月12日的秘书长的定期报告。该报告指述了在那之前的五个月中举行的亲善会谈的结果，并呼吁于1985年1月17日举行一次高级联席会议。秘书长曾表示期望高级会议能签订一个包括全面解决的必要内容、旨在建立塞浦路斯联邦共和国的协议。这也是土耳其和国际公众的期望，它们在那次首脑会议之前和之后都认识土族塞人通过于1984年11月27日完全接受秘书长在亲善会谈中提出的协议草案而做出的政治决定的重要性。

在1985年1月17日首脑会议开始时，秘书长强调了在寻求全面解决塞浦路斯问题中已达到的新阶段的重要性。他说：

“如果诸位决心要达成一项协议，现在就有一个难得的机会。如果不抓住这一机会，那末，这一机会将不会再很容易地出现。我想诸位都会同意这一点。”

希族塞人的领导人在首脑会议上拒绝支持该协议，甚至否认有这样一个协议，致使上述期望破灭。土族塞人完全接受该协议草案，而希族塞人仅将该草案作为谈判的基础，这就意味着他们不接受现实中的任何东西，不准备，也不愿意与土族塞人一道做出相互的承诺。

希族塞人领导人于今年一月故意放过一个在塞浦路斯两族人民中实现和解的历史性机会，负有重大的责任。我想没有必要花很大的篇幅去谈论这一责任了。国际公众舆论已对此做出了明确的判决。对于那些在一月份不愿区分责任在谁的人

们来说，后来五个月中的事态发展一定是一目了然的。他们只须看看希族塞人一方出现的内部危机和混乱就可得出自己的结论。我们看到希族塞人的众议院是如何反对基普里亚努先生在纽约的行动并要求他辞职。

有鉴于此，我很难相信穆舒塔斯大使将一月会议的失败归咎于登克塔什总统的话。我们至少应读读秘书长的最新报告。该报告在第2段中说：

“我在1985年2月2日的报告(S/16858/Add. 2)中已告知安理会，土族塞人已在那次会议上表示接受我提出的文件中的协议草案。”(S/17227/Add. 1. Para. 2)

秘书长在该报告的第8段中接着说：

“我自一月份以来做出努力时已考虑到土族塞人已同意该文件这一事实。”(Para. 8)

因此，对其他所有人，包括秘书长在内来说是无条件接受的态度在穆舒塔斯大使看来则成了反对。根据这种被歪曲的逻辑，登克塔什总统下次只好以真正顽固才能获得希族塞人的欣赏。

穆舒塔斯大使还提出了其他一些荒谬的指控。其中之一就是由于土耳其军队的存在而将土族塞人说成是受害者。土族塞人认为土耳其军队的到来是为了将他们从希族塞人的屠杀和压迫中挽救出来。我想他们是不会为穆舒塔斯大使的这种关心所打动的。

我们过去曾经、今天又再次听到对在北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国起着作用的民主力量进行毫无根据的指责。土族塞人外交和国防部长在1985年5月1日给秘书长的信中提请秘书长注意希族塞人对北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国政治发展的态度中的自相矛盾之处。该信适当地强调，希族塞人管理当局过去的记录和目前的立场都使其没有资格来责问他人的合法性。

有一点应该是十分明确的：不论塞浦路斯南部的希族塞人有何种权利，塞浦路斯北部的土族塞人也有着同样充分的权利。土族塞人的权利丝毫不少于希族塞人的权利。应该了解这一事实，因为它是整个塞浦路斯问题的核心。任何其他的方式都会关闭为建立一个塞岛两族人民享有平等权利的联邦而进行努力的大门。

希族塞人过去没有，现在也没有任何宪法和法律的权利来宣称代表土族塞人和整个塞浦路斯。在没有一个联合的联邦政府的情况下，土族塞人拥有不可剥夺的权利让由他们自由选举出的当局和机构来代表自己。不可能期望他们生活在政治真空中。

我希望在安理会表明：我们欣赏土族塞人履行通过人民选举来组织自己的政治和法律生活的天然权利的方式。在1985年5月5日对宪法举行公民投票之后，6月9日又举行了总统选举。选举将被授权在所有问题、包括进行谈判以解决塞浦路斯问题上代表土族塞人的人士这一过程将随着1985年6月23日在北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国举行普选而完成。

土族塞人的官方政策是敞开大门，以通过塞岛两族之间的自由谈判寻求两区联邦的解决方法。我们对此表示赞扬。北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国的立宪议会于1985年3月12日通过一个新的宪法草案时也通过了一个决议，指出获得通过的宪法并不妨碍在两族两区的联邦的构架内建立伙伴关系。

土族的承诺曾经屡次在最高一级加以强调。

但是，另一方面，希族在过去6个月里的表现使我们不能产生希望，感到双方人民可以和谐相处。希族自己就不同意他们的生活应怎样安排。同时对他们取得怎样的解决方法两方也不能取得协议。

当然，土族非常注意希族领袖和希族政治党派之间的磨擦。土族现在很想知道希族一方希望找出什么样的解决方法，也很想知道应认真看待哪一个希族的立场。首先我们必须承认秘书长的的工作，对他的工作我们是支持的。我们知道他的工作很困难。但我们希望他的工作不至于毫无报酬。同时我们也了解他对塞浦路斯问题非常熟悉。他很有耐心。我向他保证我国政府支持他。



土族一方真正希望两民族找出解决方法。 他们希望最高阶层能很快进行谈判。 土耳其政府会继续起传统的作用，设法在岛上找出两个社区都能接受的解决方法。

我们仔细阅读秘书长报告中关于他两天前印发的斡旋工作报告的部分（S/17227/Add.1）。

柯雷先生提到了他们政府对这一节里内容的意见。 我想提出几点我们的意见。 首先，1月最高会议破裂以来，问题已不是基普里亚努先生是否会改变态度的问题了，也不是文件的问题了。 他在1月表示不接受这个文件。 他不同意这一文件的解释，认为它不成立。 显然他想给人一个印象，他现在同意这个文件的话，虽然他驳斥它的基本概念。 他最近表示不接受两区的概念。

第二，在两社区谈判让步的时候，登克塔什总统的行动就是根据这一假设。 因此，基普里亚努先生不同意的话就产生了新局面，双方都可以重新拟定他们的谈判立场了。 当然秘书长可以设法让双方达成协议。 但是，这是新的讨论。 而且双方都应先研究一下它们是否同意采取这一行动。 我们不能自动借定一方面的立场在遭到对方驳斥之后还维持不变。

第三，柯雷先生指出，这一文本并不包括某些实体部分。 我们了解，某些额外的协议草稿的部分已口头向各方进行了报告。

第四，正如柯雷先生所说，它们包括了同样几点，但是里面跟1月的文件有许多实际不同之处。

第五，从秘书长报告里可清楚看出，现在跟希族进行了头一次讨论，同时也把协议草案向土族提出。 必须发起新的谈判过程，因为1月高级会议失败了。

我还想说一下第6段，这段提到的声明完全跟北塞浦路斯的内部发展一点关系没有。 普选并没有更改1983年11月15日成立的土族国家的性质。 我们已经承认了北塞浦路斯土族共和国。 其它可以承认或不承认，但无权干预内政。

发言人的声明怀疑秘书长的斡旋。这一工作的先决条件就是双方都要给它平等待遇。脱离这一基础的话，斡旋工作做不好。所以，我们认为发言人的发言很不幸。假如秘书长的报告没有提到这一点就妥当得多了。

我不打算对报告里的“观察”意见进行任何评论。因为大多数我刚才说的也是这些段落。我只注意到秘书长对今后很乐观。我们最希望秘书长的乐观估价实现。我们今后仍全力支持秘书长的努力，我们希望双方能进行平等谈判。

现在谈谈理事会刚才通过的决议。首先，我们反对它的内容。它和以前通过的决议一样，在政治、法律上根本没有健全或有效的基础，所以不能得到所有各方的支持。它的前提是错误的。因此造成了相当大的障碍。我们无法在这种前提下协商解决塞浦路斯的问题。

决议从所谓的政府的所谓授权的基础上出发，但这个当局在法理上和事实上自1963年12月以来就停止了不再能够代表塞岛两个社区的居民值得怀疑。

此外，它又提到决议的序言部分第四段的另一点，直接有关双方从未接受过。它延长的职权并没有把实际情况的激烈变化考虑在内。

北塞浦路斯土族共和国完全不能接受这个决议。土耳其也因同样的理由不能接受。考虑到秘书长的建议，认为联塞部队仍应留在那儿，所以北塞浦路斯土族共和国表示愿意同意它在北塞工作并与它合作。但是，它必须接受北塞浦路斯土族共和国所作的决定。

象在过去所说以及这次会上重申的一样，

“肯定北塞浦路斯土族共和国与联塞部队合作的程序、模式、范围和原则，只能以北塞浦路斯土族共和国政府的决定为准。”

土耳其政府重申完全赞同这一立场。土耳其塞浦路斯当局和联塞部队将在土耳其塞人宣言基础上继续接触。

关于第2段，我们继续支持秘书长的斡旋工作，这是367(1975)号决议所提出的工作。强调土耳其塞人一方愿意于6月23日选举之后在他的斡旋工作范围之内同秘书长接触。

最后，我感谢秘书长进行的斡旋工作，我们感谢联塞部队指挥格雷恩特尔少将和他的工作人员，感谢秘书长特别代表霍尔格先生和他的工作人员，他们仍然得到土族塞人和土耳其当局的信任。还祝保罗·沃尔斯大使工作顺利，他是塞浦路斯失踪人员委员会成员。土族当局6月前同意他的任命。我们希望他对人道主义工作的贡献不会象任命那样受到阻碍。

霍格先生(澳大利亚)：塞浦路斯问题很困难，联塞部队执行任务已有21年。寻求塞浦路斯问题的持久解决是一个不断的努力。而这个希望不止一次地被扑灭。秘书长最近的努力使大家产生了希望，实现塞浦路斯持久和平的机会不应错过。

澳大利亚关心塞岛问题的和平解决，特别因为澳大利亚和很多来自土耳其、希腊和塞浦路斯的人，象所有的澳大利亚人一样，他们希望尽早解决塞岛问题。

我国政府坚信只有谈判，对话才能做到这一点。澳大利亚支持安理会第541(1983)和550(1984)号决议，支持根据这些和以前的安理会决议公正持久地解决。我们知道，这涉及有关各方的困难选择。但我们很高兴听到秘书长说有实现公正持久解决的基础。

我们继续相信，秘书长的努力争取谈判解决仍然是目前最好的进程办法。秘书长1985年6月11日关于斡旋工作的报告需要国际社会的支持，以进一步开展外交活动。秘书长的活动应该得到支持。安理会通过决议时确实表示继续支持斡旋努力。澳大利亚政府呼吁有关各方继续与秘书长的努力合作。同时，在这种努力继续时最重要的是任何一方都不能采取可能破坏这种努力的行动。

我们注意到双方都表示了很大的善意，对塞浦路斯的前途进行谈判。双方在某一个时候都同意或积极地响应了秘书长的建议。秘书长也指出，现在需要诚意与合作。我们大家都希望有关各方都体现必要的政治家风度，以达成协议。

我国政府认为，联塞部队继续发挥着宝贵的维持和平和人道主义的作用。澳大利亚积极地参加了联塞部队，提供了一支民警分队。我们将维持这支分队。但对部队财政赤字的情况，我国不得不关心。这是因为费用只提供到1978年6月。国际社会一再延长部队的任期。为了公平起见，应该分摊这一责任。很明显，国际社会成员应思考一下这一财政负担，并作出反应。明显需要大大增加对那一帐户的自愿捐款。我们希望大家采取行动来弥补这一赤字。

最后，我们希望实现塞浦路斯问题能通过谈判解决。这将是国际合作的宝贵日子，但最重要的成果是属于塞浦路斯人民，他们可以生活在和平、安定之中。我们希望不久能够实现。

主席：塞浦路斯代表要求发言，我现在请他发言。

穆舒塔斯先生（塞浦路斯）：我曾希望土耳其新任常驻代表、我新的同胞他根据安理会临时议程第39条的规定以个人身份参加不会重复陈词滥调，谈我国的法律地位、我国总统和我们代表团的地位。我只希望他能说些新的东西，说是我国政府对这一问题的立场很清楚。结果我弄错了。

但是，我不想费时间辩论他所提出的各点。因为安理会和所有的国家、联合国和其他世界组织都承认我国政府。我只是把土耳其的论点搁置一边。他们过去11年骑在一个不结盟小国家的头上神气活现，以为它已经消灭了它的受害者。可是全世界承认我国政府和我国的法律基础以及我国总统的地位，这是对土耳其论点最有力的答复，而且表明土耳其在国际社会中如何孤立。

我们惊讶地听到初步协议只有三个空格要填。不是如此。我以前已经说过，这个文件规定，很重要的领土问题以及成立工作组有待讨论并高级会议上达得协议。

这个文件还是保密的，我不能分发。

我很感激土耳其代表向我指出，在秘书长报告中登克塔什先生已同意接受。不过我要请他注意，根据报告，登克塔什只同意协议草案。事实上是一个高级协议的初步草案。要达成协议还要讨论和谈判。登克塔什先生并没有这么做，所以在拒绝讨论中，他实际上破坏了高级会议，这正是他的意图。

最近的间接会谈和高级会议的关键就是土耳其方面和登克塔什先生迫于国际呼声的压力，为取得一个谈判解决提出了具体的倡议，但他们当时和现在都决不愿意就撤出占领部队和达成充分的国际保证进行谈判。

土耳其方面颠倒事实，企图制造假象，掩盖登克塔什在高级会议上的所作所为以及他破坏秘书长努力的阴谋，同时把会议失败的责任推到基普里阿努先生头上。我们对高级会议被歪曲感到十分失望。登克塔什在会议上为了破坏秘书长的努力，公然拒绝进行任何讨论，甚至包括讨论会议特别应该讨论和达成协定的问题。

我必须承认，土耳其方面至少有时候是得逞了。高级会议结束后，某些方面歪曲，编造事实，是会议的失败是由于我方不签署文件。我毫不掩饰地说，这使我们感到失望。这些文件缺少重要的问题，而我们本来已特地同意在高级会议上对它们进行建设性的讨论，以达成谅解。

土耳其宣传活动制造的这些假象正在恢复本来面目。公正的观察家们的一个个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土塞领导者在安卡拉的怂恿和充分支持下进行的这些新的非法的停止主义者行动强烈证明，土方在高级会议上毫无诚意。

土方向我国政府提出了一系列指控，迫不及待地抓住机会，利用我国国内对如何处理今年1月17日纽约高级会议问题上存在的意见分歧。当然，我们早就预料到，他们会利用这些分歧的。

我们只能这样回答，即在塞浦路斯，无论从法律上，还是实际上，都存在着真正的民主。言论自由是这些真正民主传统的基本因素。我刚才说过，他们利用这些分歧是我们毫不感到奇怪的。然而，使我印象很深的是，土方详细地了解我们在塞浦路斯的领导人的立场。这是很了不起的。

请允许我向对方的代表提一个我们在美国电视新闻节目中常常听到的问题：他们，或者说土耳其代表到底是否知道谁是他们的领导人？

卓越的秘书长——这位杰出和公正的权威在谈到高级会议结果时说：

“我认为，责怪希腊人是不公正的。”

大家目前都有了载于第 S/17227, Add.1 号文件中的秘书长报告。他的观点比土耳其代表的观点更有份量。而且，秘书长说，他希望高级会议能进行建设性讨论，这本身就说明了问题。

有人否认我们这个小小的国家内有成千上万的移民。移民人数之多，以至于他们建立了一个政党，推出了一个领导人伊斯马尔先生。这位成了登克塔什政权里一个所谓部长的人在 1978 年 12 月 22 日的记者招待会上公然宣布，他的党的目标就是“实现塞浦路斯分治和吞并土耳其。”

1981 年 8 月 17 日，他承认，“移民们是征得土耳其的同意到塞浦路斯来的；他们代表了一股文化势力；他们几乎都成了土族塞人方面的公民，他们的目标就是永远呆在那儿”。

1979 年 11 月，当登克塔什政权另一个成员柯雷先生企图掩盖移民是被带到塞浦路斯来的这一事实时，奥兹古尔先生这样对他说：

“难道你觉得我们是来自月球？难道你想用你对外国人说的那些话来欺骗我们？讲话时请稍微严肃点。”

主席：我请希腊代表发言。

敦塔斯先生（希腊）：我知道，谁要是请求在下午六点半发言，总是十分不受欢迎的。尽管这样做最会引起安理会所有成员的反感，我还是要简短地谈几句，这也是为了维护事实和精确。

有人提到了希腊总理帕潘德里先生的声明。他在一月初声明，土耳其方面作出了严肃的让步，使他感到很高兴。

这番话是真心话，请允许我引用一下，来说明总理的真诚。

帕潘德里先生在发表这一声明时真正相信，土耳其方面已经作出了严肃的让步。他怎样也想不到，登克塔什先生居然会在一月十七日说，“正如从初步的协定草案中可以清楚看出一样，我不是来谈判的，而只是来签署的。”

帕潘德里先生诚恳地希望早日解决问题，以政治上的诚实说出并承认了他以为真的已经作出的让步，但一月十七日以后，他和其他人一样，受骗了，失望了。

主席：没有人发言了。我想说本主席感谢秘书长进行了不懈努力，在塞浦路斯局势中进行斡旋。

安理会结束了本阶段对这一议程项目的审议。

安理会根据《宪章》第二十四条第三段提交给大会的年度报告中所涉及的时期——即从1984年6月16日至1985年6月15日即将结束了。因此，安理会同意我向大家说明，自从1984年6月16日以来，安理会的成员一直在就秘书长关于本组织工作年度报告中提出的问题和所有的人进行磋商；这些报告是提交给第三十七、三十八、三十九届大会的。在这些会上，成员会探讨了各种可能的方法方式，以加强安理会在《宪章》赋予它的权利方面的有效性。

这些磋商正在非正式地进行。在主席散发的照会中，安理会临时说明了它的进程。照会载于1984年9月28日第S/16760号文件。

下午5点40分散会。